



焦點話題：

藝術 + 心理 = 生之頌

策劃引言／范瓊方

藝術治療在國內已經逐漸形成風氣，自從九二一大地震後，相關藝術治療的個案研究、學術探討、活動實施一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無可否認，藝術治療不但突破了長久以來對於藝術的傳統定位和意義；而且是跨越多種學科——心理治療、精神醫學、諮商輔導——的一門專業領域，是統合了藝術、醫學、心理三大領域的知識學門。

所謂的藝術治療是透過了各種不同型式的藝術活動，如繪畫創作、音樂欣賞、舞蹈、圖畫書、肢體語言(movement)等，且鼓勵當事者自我表達和自由聯想，以協助當事者在情緒上、或心理上尋找一個較“安全且自由”的抒發管道，在恐懼或不適的心靈中找到了出口。當事者完全投入藝術治療的過程，就如正在攪和著一團污泥水，慢慢地透過了可見的創作行為表現，以釋放內在的不愉快或不適的心理情緒，緩緩地沉澱了混亂不安的心緒，而得以獲得一個美妙的“心靈空間”和生命的“平衡點”。

藝術治療所服務的對象絕對不只是針對身心有疾病者，事實上，對於任何沒有身心疾病者都富有相當自我成長的功能、和在運作中學習自我心靈管理之最佳管道。藝術治療的最大功效是提供當事者有個機會得以與最深層面的“自我”之“心靈對談”，亦是協助當事者如何“觀心”自己，以“關心”自己的心裡情狀。

It Is Hard to Say,
but Draw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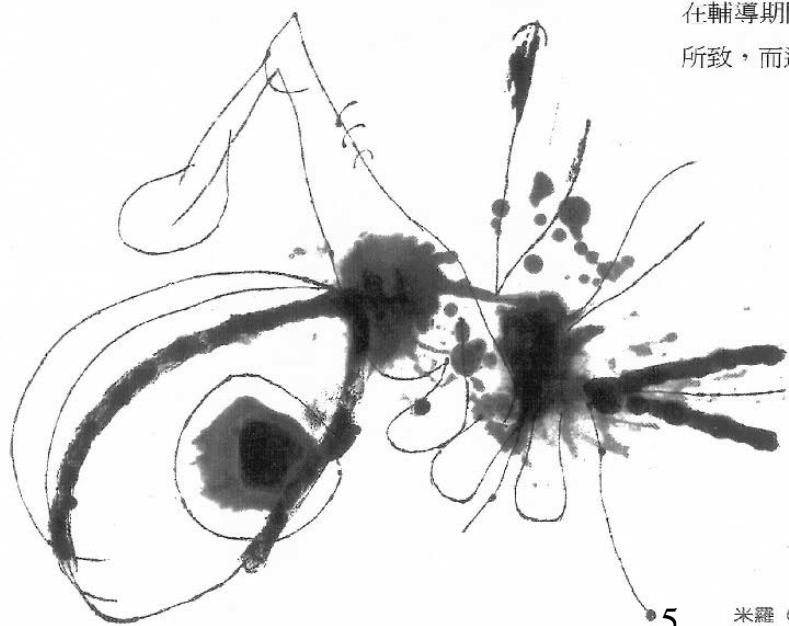
說不出來 只能畫

范瓊方 Diana Chiung-fang FAN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幼教系助理教授

對於在心理上或情緒上有許多衝突與困擾的個案，尤其是難以用口語來描述的創傷經驗，使用繪畫創作是一種非常安全且有效用的發洩管道。透過了當事者對於一己之繪畫內容與過程的敘述；依其心理投射作用的呈現，可以探知當事者內在問題的存在。繪畫是投射當事者潛意識的藍圖，從線條的結構性、筆觸的質感、圖案的空間佈局，都是來自個體內心不同的「聲音」所傳達之訊息現象，繪畫是一種可見的無聲「語言」，亦是「心理語言」的表徵符號。

藝術治療是運用藝術活動型式於執行心理治療的過程中，再鼓勵當事者做自我表達，以及適當的晤談方式。透過藝術治療可以協助當事者去面對躲藏在陰霾中的自我，去認識自我疏離與自我相容的心理現象。同時，也可以協助當事者藉由繪畫、泥塑、立體設計等美術活動，抒發其內心的憤怒、或不愉快、或不舒服的感受。藝術治療過程中，往往提供給當事者很大的自由空間去處理其內心問題或創作內容，以達到當事者有「淨化」的心理情緒，與「理性」看待且接納自己的勇氣。

本文將介紹一名不幸遭遇性侵害的個案，個案在輔導期間有相當的繪畫創作，基於文章的篇幅所致，而選擇數張較有意義的圖畫解析如下：



一、個案基本資料：

A女是六十四年次，於八十七年大學畢業，未婚。家中成員：父親、母親、弟妹各一位。家境小康，父親在家經營一份工作，母親家管與隨時幫忙父親。

A女曾遭受兩次的性侵害。第一次是A女在高中畢業的那一年暑假，但並未進行任何心理輔導與治療措施。第二次是在大學快畢業期間，校內有一名「披狼皮」的老師見A女清純可欺，而對A女性侵害。之後，A女接受社會機構所執行的心理輔導諮商與成長活動。

A女接受了約莫半年的心理輔導諮商，但是她覺得在她的內心仍然有障礙，她期望著再參與其他的輔導或治療活動，真正地找回自己而重生，而能夠較有信心往前邁進。

二、繪畫治療的主要方式：

- (一) 晤談—以對個案有較進一步的認知和建立信賴關係。
- (二) 藝術創作活動—使用藝術治療診斷工具與藝術創作活動，再藉由作品的表徵意義來探討心理意義。
- (三) 輔導諮商—採取個別式的心理諮商以及家庭成員之溝通和輔導策略。

三、繪畫心理治療的目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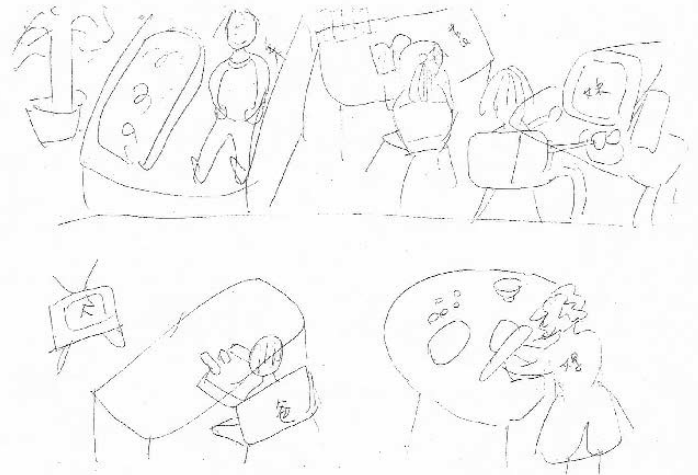
- (一) 協助A女克服所遭性侵害夢魘般的經驗走出來，以增進其自我肯定的能力、自我信心的增強，以與異性相處的正確態度和觀念。
- (二) 鼓勵A女學習自我概念的肯定，以積極的態度規劃自己的生活目標。
- (三) 治療的主要目標是協助A女面對自己本身心理上的苦惱或困惑，以及與父母相處關係，能夠較清楚與理性的去處理。

四、繪畫心理治療時間：

從八十七年九月至八十八年三月

A女第一次繪畫是根據 Dr. Burns和

圖片一：家庭動力繪畫



Kaufman(1972)的家庭繪畫動力畫(Kinetic-Family - Drawing)來進行。A女圖畫中的家庭互動關係的佈局是採取區劃式表現方式。內容是由上至下且由左至右：弟弟在床上睡覺，自己在讀書，妹妹在打電腦；父親在看電視，媽媽在做飯。

整張圖畫中的人物只有弟弟是正面的，其他人物大都是背面或是側面畫。也許A女與家中的父母與妹妹等人較為不融洽，所以在這些人物的臉部表現僅有輪廓，表情部分是看不清楚的手法。此現象投射了A女潛意識對家人的感受。以繪畫心理學來分析此圖畫中人物動作與彼此之間的互動現象(Buck, 1954, Hammer, 1958, Burns & Kaufman, 1972)：A女也許覺得她的家庭是一個較為傳統的家庭，孩子們與父母的互動也較少，所以乾脆把屬於「小孩子的世界(自己與弟妹)」以及「大人的世界(父母親)」以區劃式的方法分開了。A女在人物繪畫方面所使用的線條部分是很簡單而略有些草率，似乎說明了她內心對於人「很不感興趣」且有些厭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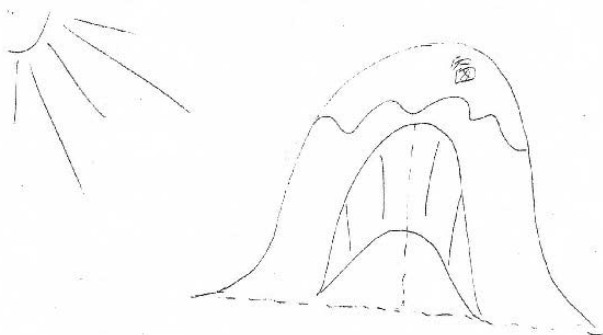
尤其是在圖繪自己部分，雖然是在讀書的樣子，以及使用背面的方式畫出，但是從胸部以下包括下半身都省略了，手也以單一線條表現。投射著A女否定自我與所遭遇「經驗」的恐懼與無助，明顯的表現了A女潛意識中對自己的「憎恨與不欣賞」。圖畫中的父親與妹妹的活動與電源有關係，如電視與電腦；在繪畫心理學而言，是父親在家中較具有權威與決定的角色；而妹妹是

家中的首腦人物，對家中的氣氛及父母的態度有相當大的影響。

圖畫中母親的動作是煮婦，也許A女認為母親就如一般傳統的家庭主婦一樣只會關懷孩子的吃喝問題的刻板印象。A女也許希望母親能給予她多一些心理上的關愛與鼓勵。弟弟是家中的寶貝，是家中重視的人物，所以「正面」地呈現弟弟的圖畫，來投射他在家中所具有的重要性。

進行繪畫房子-樹-人(House-Tree-Person)與心理分析。A女在一個安靜的房間內進行繪畫房子、樹、人(House-Tree-Person)一共三張圖畫。分析如下：

圖片二：房子



A女對房子之解說：

A女畫出她所想像設計的一間房子：拱門形有裝飾，房子的頂上是整個透明窗戶，門是敞開後的樣子，還有溫暖的太陽。

繪畫心理分析(Buck, 1992)：

從圖畫的結構來分析，A女渴望著被關愛，尤其是父親的愛、或似父親般的愛。在繪畫心理分析上太陽是隱喻著父親角色的象徵符號，圖畫中太陽光芒放射日朝向房子。房子看似敞開的，事實上是一道一道的關卡、一重一重的障礙，從房子的線條結構正暗示著A女的自我防衛心很強烈。亦說明了A女對於自己的家庭或人們在情感上與心理上的關愛之一種非常矛盾的期待與衝突，也就是說很期待這種關愛，卻又很擔心的錯綜複雜、矛盾的心緒。整個房子A女以一個女性生殖器的象徵符號來表現。從整個結構來看，A

女在愛情方面的期待是相當矛盾的心理，她依然期盼著如父般的愛情。此外，房子的基底線是含糊不清的，也顯示了A女對家庭的感受是沒有安全感(Burns & Kaufman, 1972)。

圖片三：樹



A女對樹的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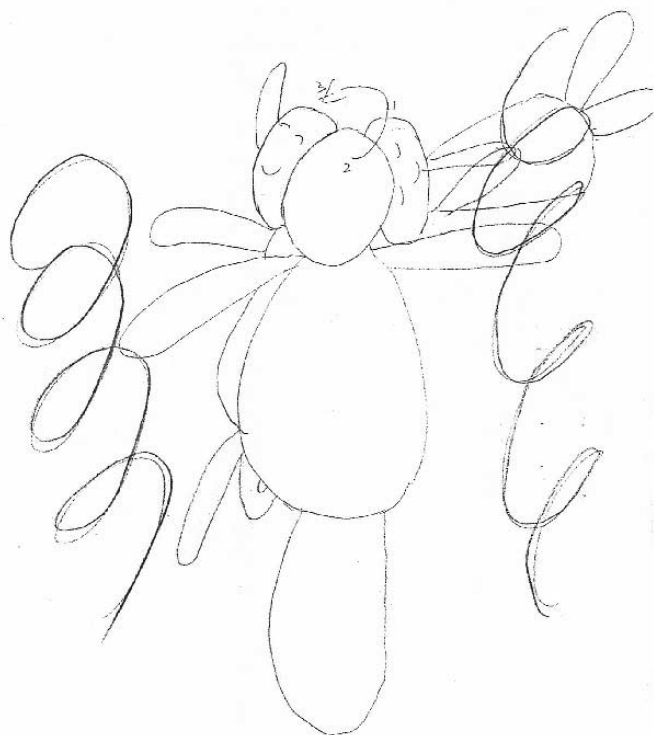
A女說這棵樹不應該孤單的，所以再畫了一棵樹在旁邊。另外也應該有條流水才好。

繪畫心理分析(Buck, 1992)：

兩顆樹都沒有根，基本上是意謂著A女的不安全感的投射心理。左邊那棵樹直挺挺的一棵，對稱的分枝，但是並未連接在樹幹上，是意謂著A女較不能稱意且成功地應付她的生活環境(Mursell, 1969)，尤其是如何與父母相處的關係。略略有一點紊亂的線條塗鴉以表示為樹葉，以繪畫心理而言是隱喻著A女是困惑的(confusion)、激動的(excitement)、衝動的(impulsively)、與情緒(emotional)的心理傾向(Koch, 1952)。右邊那棵樹是以一度空間線條式的畫法，斷截的主幹，與非有組織性的樹枝，在繪畫心理學而言，是象徵著個體內心的一種無力感(impotency)、無用(futility)與低的自我堅忍性(low ego strength)的表徵心理(Jolles, 1964)。也許A女在其成長的過程中，在其身心上曾經遭遇過一些傷害(如性侵害)，而有呈

現一個不是完整的自我生命成長樹。整棵樹看起來像似一棵聖誕樹，亦象徵著A女依賴的心理投射現象(Hammer, 1954)。

圖片四：人



A女對人的解說：

這是三面人——一個是現在的我，一個是睡覺的我，另一個是我想要做的自我。旁邊曲折的線條是代表著我生活中有好多的事要做好，多得令我心煩躁。在我畫現在的我的時候，我覺得我的腳動彈不得，我也畫出我的腳來，所以只好畫出一個長的橢圓形。

繪畫心理分析(Buck, 1992)：

A女並未畫出人的樣子，而以圓形的結構來表徵人。此現象在繪畫心理而言，有許多可能性的心理現象：

- (一) 可能是放棄的心理傾向，空虛的感覺，漠視慣例或傳統(Buck, 1948, 1950a & 1966; Schildkrout et al, 1972)。
- (二) 可能是過度緊張的心理狀態(hypertension conditions)(Modell & Potter, 1949)。
- (三) 可能是沮喪 (Hammer, 1954)。

基本上，A女始終很不願意以具體的人物畫表

現，被傷害的經驗，似乎很直接的影響著她對人們不信任與對人的身體所產生的厭惡感。

晤談後的分析：

在繪畫活動後的談話中，著重在強調A女的自我認知，與學習在自己不願意的情況要拒絕對方，尤其是異性相處。從A女的繪畫和晤談表現上，可知A女對男女之間的“性愛”有相當多的綺想，與“強暴”傷害經驗似乎存在著一種很矛盾的迷戀。也許主要的原因是A女很欣賞第二位性侵害者，且其有相當濃厚的戀父情結，且不自覺地移情至對年長者的愛戀。A女是在較傳統的家庭結構成長，父母親對子女的互動上是止於言談，A女對父親很敬愛。因此渴求著如父般的愛，然而，對於第二性侵害的經驗，因為性侵害者是學校中的教師，且年紀與其父相當。此名性侵害者對A女的乖巧、認真而多份欣賞與關愛。基本上，A女很欣賞他，因此心生一份愛慕，而造成了錯誤的情感溝通；事實上，他應該持以一種父執輩的愛，但是此名性侵害者亦不理性的處理他與A女的情感，且讓此種曖昧的情感持續的發展。日子久了，這種的曖昧迷戀與錯誤的認知，形成了A女誤以為是男女的愛情，A女在不懂得拒絕的情況下被騙失身，而且此性侵害者見A女單純而一再誘惑與脅迫A女與他發生關係。

在執行治療的過程中，始終鼓勵A女試著以繪畫的方式表達自己內心的憤怒、苦痛等感受，不需要在乎自己的繪畫技巧與能力；在任何時候都可以進行自我的繪畫表達，試著盡性的畫出自己的感覺。選擇A女所畫的圖畫數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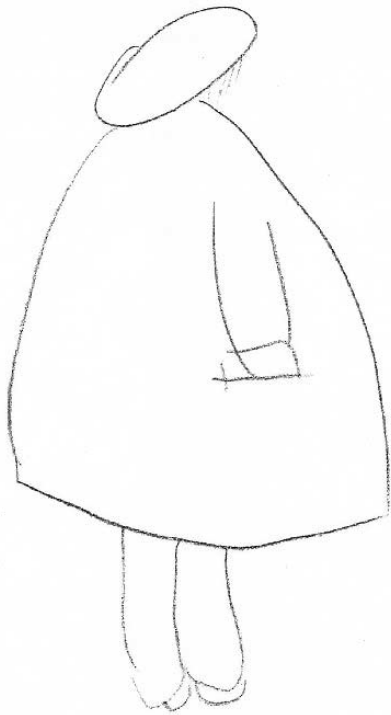
圖片五：背面的男人

A女解釋其內容：

這是第二位性侵害者。他帶著帽子與很大的衣服。他心懷不軌，厚厚的大衣內，他掩藏著許多不當的心術。頭帶帽子好像是不讓人看清他的真面貌。

分析：

當A女在形容這張圖畫的時候，似乎在其言語中充滿著相當的憤怒和怨恨。因為就誠如她說：



「我真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人！他為什麼他要對我這樣的傷害呢？」內心的不滿和被傷害的經驗，使她對「人」失去了完全的信任，而是掉入恐懼可怕的深淵。然而，與A女有下列簡短的對話：

A女說：「為什麼我對第一次的傷害已經完全沒有任何的感覺呢？而我確是那麼的在乎第二次，而他是讓我如此的痛苦難過。」

「妳在意過他嗎？」

「是的！」

「妳愛他也想他吧？」

「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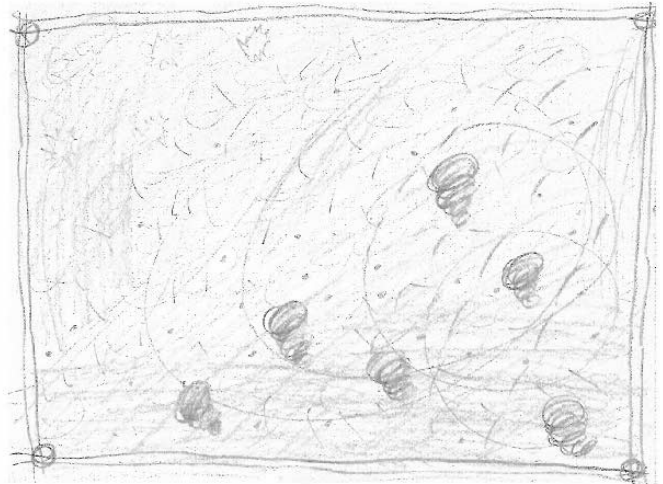
「這就是原因，因為他騙了妳的感情和侵犯與傷害了妳的身體。這是一個不應該存在的愛情；也不是真正的愛情。當明白這個騙局和傷害後，妳卻不斷的拿這種感受和經驗來傷害自己，同時妳更瞋恨他對妳的所做所為。」

圖片六：一團心情色彩

A女的自我解釋內容：

在使用顏色的時候，心情就像這顏色一樣亂糟糟的，線條是最後區分的。然後覺得好像會是流竄出去的感覺，所以就以另一種的線條框圈起來。然而，還是覺得欠缺了些什麼，於是又畫出

了一些加重的線條和似雨滴般的線條。一個個的龍捲風的圖樣，心情就是如此一下子又捲起一些負面的感受。左上方金黃色的色彩是比較快樂的心情，但持續不久。有時，紊亂色彩我的心情，線條的波動就如一陣颶風，讓人承受不了！我會試著整理心理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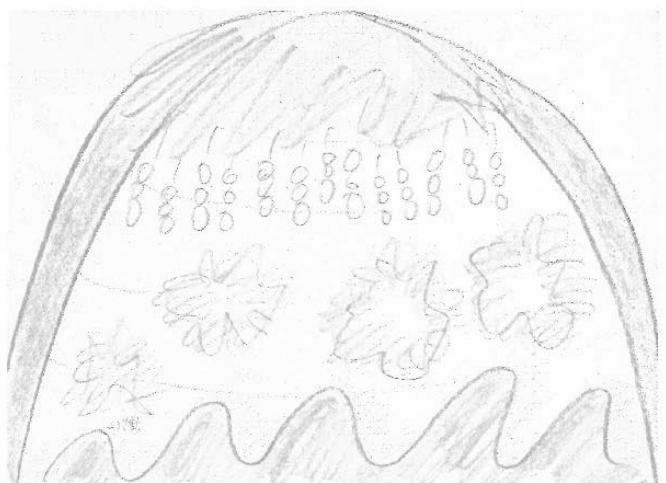
分析：

A女似乎較能夠去看看自己的心理情緒，也試著去整理心中存在的負面情緒。在繪畫創作過程中，她很直接且有效率的藉著顏色和線條為一種「導向」自己有動機尋找解決的方法。

圖片七：房子

A女解釋其內容：

一個有天廳的大房子，天藍色的線條是代表天井，金黃色是透光的，沒有門。金黃色的圍牆看起來是樸實、踏實且復古的味道。一串串的門環四風鈴，是代表著這個大房子裡許多的小房子。最底下如波浪般的形狀是草地，所以這個房子絕對不可能在都市裡。



分析：

A女好幾次在所畫的房子都是以較古典的造形出現，結構也大多是圓拱形的款式表現，浪漫美妙當中有一些不著實際。透明的天窗，似乎說明了A女本身是非常單純善良的個性，但受傷的她就像是一眼被看穿、毫無隱私的個體了。房子裡滿滿的裝飾以代表好多的房間，亦象徵A女對「人」的情愛需求。這個房子乍看之下，像是一個傷心透頂的女孩嚎啕大哭時扭曲的表情。



圖片八：男人

A女解釋其內容：

這是一個男人，他很得意的笑(HA！HA！)。這個灰色的男人腰部的兩側中，金黃色是一個女人的雙腳，此人的腋窩下之橙色是她的兩隻手。右上角是女人身上的東西都被丟掉了。

分析：

很明顯地個案在繪畫的過程中，又再次掉入如夢魘般的傷痛。她看到了自己的無助與被欺負；同樣的也看清楚了這個男人的醜陋心態。事實上，A女能夠試著去面對自己的「問題和傷痛」，就是改變的開始。



圖片九：女人

A女解釋其內容：

這是一個女人，她有嘴巴可以開口說話了，頭髮長長直直的，灰色是一種穩定感。她是有愛心的，手和腳是有運動力的，不再退縮了，她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有行動力。雙手也是有動態的，右邊的手之象徵符號：球是代表一種運動，以前我喜歡運動，排球很強，想學開車，也希望能夠坐飛機去旅行。左邊的手之象徵符號：我也喜歡看書、學畫畫和學拉小提琴。覺得還不夠活潑，所以再加了一對的翅膀。

分析：

很難得A女會畫出這麼一個明顯「人模樣」的圖畫。她似乎能夠面對現實而對自己「今天」和「明天」要有所行動了，也試著不再回憶那傷痛。從可怕痛苦的經驗走出來，就更更要為自己負責任一勇往直前去開拓生命。從上張與這一張的圖畫可以明顯的看到A女的畫面是積極的，也較為具體化了。

圖片十：穿睡衣的女人

A女解釋其內容：

她沒有嘴巴，因為她無法說話。她穿著一件寬大的睡衣，很隨性自在的在霧中行走，她隨時都可能消失的。紅色的眼睛是熱情的表現。A女卻

更完整的說出第二次被強暴的傷痛心聲。

在畢業旅行時，在澎湖的海邊與同學一起的情景。那時候她也經有五個星期的身孕了，心情非常糟糕無助。之後，第二位性侵害者強迫她要吃墮胎的藥品，於是服藥三天後，她在學校裡撐不住，而大量血崩而流產了。她說整個過程中她一個人去面對、去處理。那時候真的萬念俱灰好無助，一種被玩弄、被遺棄的痛苦。



分析：

當A女提到墮胎一事，眼睛裡的淚水在打轉著，說：「我的孩子在廁所裡被我用水衝走了！」A女的心理對於失去的胎兒感到自責的罪惡感和難過！很直接的就轉移到對那侵害者的恨和憤怒。在心理上和生理上個案完全的被傷害了。當她言明畫中的女孩隨時都可能消失時，暗示著她內心始終存在著一種很深的沮喪，也存有自殺的動機，藉以解決自己已負荷不了的痛苦。

之後，仍然鼓勵A女再使用不同的材料來進行創作，A女於八十七年十二月連續畫完成的。其間A女進行自我解說其畫中的內容之外，我們進行心理問題的晤談。摘要如下：

圖片十一：意象的中人

A女解釋其內容：

先畫黃色是象徵一個在跪著靜坐的人，然後再



畫了線條框起來。

分析：

A女又是使用一個非常抽象的手法來表現人的樣子。對於人的看法，A女明白自己一直很難去確定自己可以信賴任何一個人，因為人是很「流動」的型式出現。但是此圖畫一如A女給別人的第一個感覺是靜穆的。A女說那像似一個人在祈禱著的姿態。也許正是形容A女期待著自己有如祈禱時那般的安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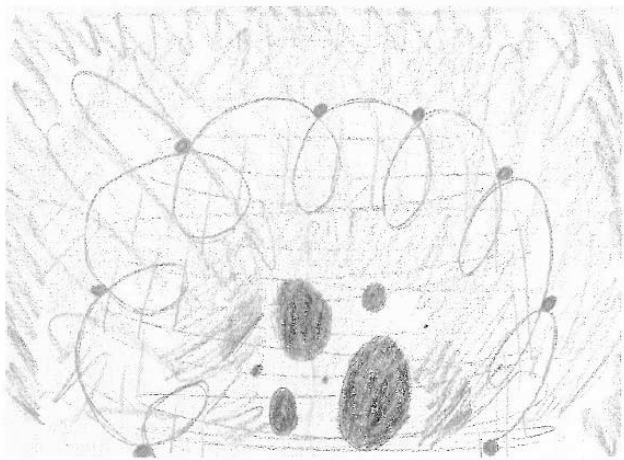
圖片十二：我

A女解釋其內容：

這是能幹的我的形象。左邊一層層黃色的線條是代表著我要唸一大堆的書。底下藍色是代表我會把地板擦得好乾淨且亮晶晶。我手上拿的一個圓形物，是說明我會做好很多的家務事，如煮飯、燒菜、洗衣等。

分析：

A女對自我心理的認知，面臨心理上許多難以處理、或是處理不來的狀況時，經常會以很抽象、不具體的方式描繪出她自己；而一旦當她找到了方向，或是知道如何處理的時候，她會以一個活潑且具體的人物畫畫出自己。她很能夠、也很明白以繪畫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心理情緒，但是並不太常用一個肯定的型式來形容自己，就如她自己所言「我包裝自己來保護自己。」



圖片十三：心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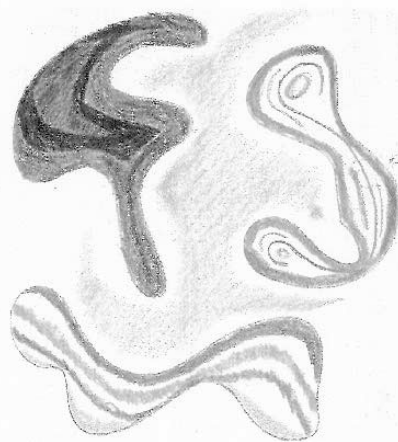
A女解釋其內容：

這是我的心情寫照，心理有些事是已經被「解決消化」了，就像是一塊塊的顏色被分解。但是有些事就像是一塊塊的石頭一樣沉甸甸的壓在心裡頭，很難被消化和處理，是一塊塊黑壓壓的感受。這種感覺就好像心裡頭有些地雷區，不要去碰觸它就好，一旦觸發了，真的是全軍覆沒，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為了安全起見，我把這些黑壓壓的圓塊用藍色的線條圈起來。又在線上

畫上像燈一樣的小圈圈，那是警告燈，表示警戒自己小心不要碰處地雷區。

分析：

A女很明白自己的心緒，但是一涉及到相關「性侵害」的事件，她就一股腦地掉入沮喪痛苦的深淵。她一直試著處理這件傷害，並學習和家人的溝通方式與相處；但是往往不容易掌握而失控的情形下，自己好難過；因而A女對自己的心理情緒以設計所謂的「感覺地雷區」，也就是小心地處理自己的心情和脾氣，就是靠自己觀看警告燈行事了。



圖片十四：內心的流動

A女解釋其內容：

我先用鉛筆畫出三個封閉的圖案，再選擇不同的顏色畫出外圍部分來代表三個圖案感覺。右邊的圖案就好像是我的父母給我的感受，他們很疼愛我但也要求我很多，大都的情形造成我的心理上很沉重。我使用紅色和黃色為外圍的顏色，但是有一部份並沒有被顏色封閉起來。底下的圖案是山與森林，黑壓壓的是我在那發生的不愉快事件。上邊的圖案像是對自我的認知吧！對未來的情景是熱情的心，有生氣理想的心，有些時候自己的心情好像就在那兒打轉，一直都轉不出去的感覺。然後，在三個圖案之間的中間部分，我用膚色畫出像似一個被擠壓的人。那是我，好像是被好多的人、事擠壓得透不過氣來。

分析：

在面對家庭、自己以及「被傷害的事件」三者所形成的問題，A女經常會出現一些流動性、混濁的線條和圖形，以一種不容易被人一眼視穿的心事或問題的表現手法。基本上，A女一直很為自己內心的「問題」努力尋求解決之道，但免不了自我防衛心的作祟，而不輕易表白自己需要協助；因而也就苦了自己，在問題與自我的苦惱中打轉，出不去了。

在進行數次繪畫治療活動後，A女似乎較能夠試著去面對自己的遭遇，也在許多次的晤談活動中，慢慢地學習處理自己內心中的「自我疏離」與「自我相容」的複雜矛盾的心理狀況；然而心情的起落幅度很大。

基本上，A女是很想好好振作起來，過著「正常人」的心理生活，試著減低性侵害所造成的心理傷害。A女曾經與我討論一些問題，敘述與分析如下：

- 1.每當聽聞電視媒體談論到「強暴」兩個字，自己是百般的激動難過。為什麼自己是如此地敏感，忘不了呢？

晤談：

人與人之間是不太容易有相當充分的「同理心(empathy)」。電視媒體所表現的是強調「宣傳」效果，而A女本身曾經是個受害者。對於非經驗者之心理和態度看待此事，絕對是很大的落差。A女遭受身體的或精神的創傷(trauma)，是將造成非常久遠的影響；對一個正常人而言，絕對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忘記的，除非是刻意的壓抑或遺忘。畢竟，A女無法改變外在環境所造成的傷害；但是A女應當對自己一而再地對自己所造成的傷害，是需要學習如何降至最低。

- 2.在潛意識中A女較不易諒解，為什麼父母對她的「遭遇」始終是不諒解，甚至於是責備多於協助。

晤談：

A女在家中是排行老大，學業成就上最為優

異的，自幼是父母最為滿意讚賞的一位。也許是傳統家庭模式，父母很難去接受與瞭解其女兒所遭遇的性侵害事件。A女父母直覺上的反應是：這麼大的人了！怎麼那麼不懂得保護自己！當初....，就不會發生....。一意孤行，不聽話的後果...等等許多負面的反應，又是再次難以言喻的被傷害。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最為親近密切的關係；卻是最不易予以「理性」的瞭解和看法，因為長久相處之間，在無形中早已形成彼此的刻板印象，當然會以「習慣性」標記對方的人格特質，而溝通不良，甚則造成關係破裂的致命傷。

事件發生後，A女在參與一個私人的心理諮商機構約半年，亦鼓勵父母參與其單位所策劃的有關性侵害者之家屬的成長班，但是其父母因工作忙碌而推辭，A女為此曾難過好一段時日，更感到孤獨、無助感。事實上，A女的內心一直很祈盼父母給予她非責備性的引導與支援；甚至於談論有關「性」方面的觀念與保護態度。但是與父母的成長背景有所不同，所以其父母要以開放、或不著成見而予以引導者的姿態出現，似乎不太容易。

- 3.曾經問起A女在就學大學期間所發生的性侵害事件，為什麼不向學校單位或警政單位提出呢？

晤談：

與A女深談後的結論是「不敢」、「沒人會相信！」。A女之所以不敢是因為當時她是正在就讀的學生，她害怕著被別人以異樣的眼光和態度對待；她害怕著會影響她的學業成績；她害怕著對方會宣傳出去反告她妨害家庭之嫌；她害怕著沒有人會相信她的遭遇，因為對方才(性侵害者)是其學校內有名且風評不錯的一名老師，是個徹底的「披羊皮的狼」。所以A女是離開學校後因對方仍是食髓知味的心態，多次打電話邀約A女。之後，A女才鼓足勇氣到某一私人單位接受心理輔導。

至於為何不向警政單位提出，最主要的莫過

於顧慮其家人的顏面和原本安寧的生活，以及自己的尊嚴。A女認為也許不說，反而可以減少家人被傷害與自己再度被傷害。

也許社會中存著一些根深柢固的刻板印象：如一定是受害者自己行為輕佻不夠端莊，或者是蓄意破壞人家家庭，或者想從中得到什麼利益，或者是……等等看法。也許人們往往易以「僥倖者」的心態去看待此不幸事件，或往往熱衷於「事件過程的表象」，而疏於「事件過程中當事者的心理」可能的心理狀況。

A女的遭遇，可以打個比方：A女在感情的態度一如三歲的小孩，在界定「愛情」的界線是不成熟的，一如過馬路的小孩，只觀看前面有無來車，卻忘了左右、或巷口的可能來車。A女對愛情的判斷能力較弱，也許在不良企圖心的「色狼老師」的關愛迷湯下，更分辨不出所謂的男女之間愛情。但是，以一名年過半百的某公立大學之「教授」，卻欺負一個未涉入社會且清純的小女孩，再說對方亦是離婚又再婚的人，對於感情上或愛情上所謂「應當」或是「不應當」的判斷能力，絕對比一個二十出頭的小女孩有理性去處理、去面對。然而很難解析這位高知識教育的“強暴犯”，其內心深層面的「性犯罪」動機和「如披羊皮的狼」的掩飾心理。

在將近一年的治療和心理諮商的過程中，與A女的輔導關係如“跳華爾滋舞”一樣，有進也有退，雖然無法肯定她在性侵害的身心傷害的降低度，但是可以肯定的說，她學習了如何以較大的自信心走出陰霾，迎接亮麗的陽光，學習著如何處理自己“跌入谷底”的心理情狀。如同一開始我對她說執行藝術治療的最大用意是：「我要幫助她如何去幫助自己。」很高興看到她不斷地在用心幫助自己成長。■

(本文圖片和解析已獲A女同意授權刊登)

參考書目

- Buck, J. N. (1948). The H-T-P technique, a qual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coring manual.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17-396.
- Buck, J. N. (1950). The use of the house-tree-person test in a case of marital discord. *Journal of Projective Techniques*, 14, 405-434.
- Buck, J. N. (1966). *The House-Tree-Person projective: Revised Manual*. Log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Buck, J. N. (1992). *The House-Tree-Person projective drawing technique: Manual and Interpretative guide*. Revised by W.L. Warren, Ph. D. Log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Burns, R. C. & Kaufman, S. H. (1972). *Action, Styles and Symbols in Kinetic Family Drawings (K-F-D), An Interpretation Manual*. New York: Brunner/Mazel.
- Hammer, E. F. (1954). Guid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with the H-T-P.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51, 41-60.
- Hammer, E. F. (1958).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projective drawings*. Springfield, IL: Thomas.
- Jolles, I. (1964). A catalogue for the qualitative interpretation of H-T-P (Revised).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 p.32-37.
- Koch, C. (1952). *The tree test*.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 Modell, A. H. (1949). Changes in human figure drawings by patients with arterial hypertension, peptic ulcer, and bronchial asthma. *Psychosomatic Medicine*, 11, 282-292.
- Mursell, G. R. (1969). The use of the H-T-P with the mentally deficient. In J.N. Buck & E.F. Hammer (Eds.), *Advances in the House-Tree-Person technique: Variations and applications*. Los Angeles. Western Psychological Services.
- Schildkrout, M. S., Shenker, I. R., & Sonnenblick, M. (1972). *Human figure drawings in adolescence*. New York: Brunner/Mazel.